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九

萬曆

萬曆元年首開經筵攷勲戚臣自成國公朱希忠外有駙馬都尉許存誠為侍衛官彰武伯楊炳為侍班官都尉或以管領大漢將軍故不審彰武伯何居豈時管京營耶余在閣日見恭順侯吳惟英嘗奉旨詰問京營官侍經筵何義吳以舊制對想即沿是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傳為遼蕭后梳粧樓樑桷僅存萬曆七年忽傾圮梁上得金錢若干文曰至元通寶蓋鎮物之稽乃元世

祖紀年非遠時物明甚

萬曆四年以京通倉米業足支之八年准改折次年漕糧十分之

三得銀九十萬有奇扣留運軍行糧料價等銀復十餘萬嚴哉

視邇來何啻盈虛消息之異

漕運舊用淺舡底平倉淺折載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六拏

務使舡力勝米力水力勝舡力見侍郎萬恭疏時漕舡屆三月

過淮盡矣意後可望此乎其入水六拏之制最明悉可遵大端

自棊搭運始

一條鞭賦法議始於龐尚鵬遂通稱便而葛端肅乃極非之詆為

寬富累貧徒滋吏弊覽于東阿筆麈亦言條鞭即唐楊炎兩稅
法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其敝至商寬農困宜南北俗殊
耶抑或奉行之過

給事周良寅疏通錢法有云用銀以鑄錢則天下多數萬之錢即
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術以藏富於民之語不甚可了古無用
銀鑄錢理雖圜和王禕有鑄黃金白銀爲錢與銅錢兼行之議
事竟難行近屢議行銅鈔尚難之況銀錢乎致令各官俸許銀
錢配搭兼支自萬曆四年部覆從良寅議始或即前說之濫

琉球國於萬曆八年遣陪臣子三人來入太學讀書觀禮命送南

國子監給衣糧學成委官伴送時賞賚服即廣王俺荅所供活
佛抗表遺執政書有所饋獻其重桴累驛盛際也其年二月行
耕籍禮三月行謁陵禮又越年三月行大閱禮文物聲容之美
茲為極致
謁陵有奄從有居守有頒賚有蠲免錢糧遠如薊遼總督總兵官
咸於昌平迎駕列兵擺防特戒嚴未易輕舉本朝惟宣世穆神
四宗一再行之武廟亦經駐蹕馬要言詩百年不覩剩陵篇父
老歎呼識漢儀隆重了知
大同總兵馬芳以行賄有跡為閱邊侍郎吳百朋疏糾兵部覆謂

勞久著勞績今當晚暮遇小宜曲賜優容從之此舉猶有寬文綱惜著舊氣象若亦名將

易州城工完議叙錄各官得旨內地修理城垣是地方官本等職掌與邊工不同如何便擬陞叙量賞而已誦之肅然見當時綜理之密贊詳之工近或借修城賑饑為名求濫倖行取輙亂法猶之者將無愧是

王文成從祀議作梗者有趙思誠石檟至云侍女數十宣淫無度其夫人每對衆發其醜狀語不知何據凋載國史可恨微文成亦不無內悍云

曇陽子事即王文肅弟學憲爲爵家庭議論業有異同矣何怪遊聽人之不卹然以駭當時言路至詆仲學憲爲抑其凡地學憲生是拂衣歸總人家不幸鍾此怪奇即果爲止真降臨而亦非儒紳所樂有此

孫繼臯少宰誌鄉近有女僊化者要爲立傳謝不可云人主方春秋鼎盛事出大臣家勢且上聞恐安期羨門之屬從此興矣孫特婉爲之辭時慈聖實内閣之有欲借傾二王者閣非禁中意沮罷不然恐群摩厲以須

王祖嫡嘗撰其寺碑忽中貴以内賜至珍錯充庭越日繼賜云出

聖母意王驚悸亟引疾去余聞之東甌王立準州守曰準丈士性出監朝鮮軍母邸居繡佛幡諸寺祈禱寺慈寧宮香火也偵知之亦賜香藥有差

王襄毅崇古以誥命用金字書被斜寔楊襄毅子俊卿爲之後卿故王戚也竟奪數改給令甲自一品至九品誥勑軸以玉犀骨角爲差無金書例旧惟鐵券得填金耳餘槩用墨法頗嚴

正一嗣教真人秩二品朝會站本品之末例也近加稱大真人不知何始神廟初年諭云他是外方人不用隨班朝叅併免朝覲遇有吉慶就本山建醮行禮足矣大聖人識見高越如此怪其

後亦復惑於彼歟

張四維以禮部尚書入閣會慶成宴故事應坐於二品之列宮保之下部議輔臣隆重難槩拘品級引正統中曹鼐以侍講六品得班於學士之下嘉靖中李本以少詹事四品得坐於二品之末叅酌上請得旨着坐於一品末閣体昭然今詞林七品官朝叅班連三品近是

給事王希元論吏部尚書張瀚内云山東僉事郭良被劾謫簡移廣東是以廣東簡於山東也廣西僉事霍與瑕考察不及補江西是以江西簡於廣西也閑嘗知銓曹高下惟意所從來遠然

希元竟以是外遷

上蔡知縣莊鵬舉遇大班糾劾不免冠逮下詔獄誤歛故欲先是

方楊以覲朝朱履被糾云外臣宜綦履而青何朱之當罰金令

所見卽極品咸青履矣

行聖公府旧有女樂三十六户至徐學謨宗伯始從山東巡撫楊

俊民請革去聖公何至用女樂想元陋習稱北魏祭孔子猶用

巫覡草婦女雜沓見魏志中

宣武門外多回回夷聚居世屠牛爲業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洶洶

鼓譟至死其業始定禁屠牛自美事而不可施之京師庚各邊

皆然四知緣首攻江陵得名寔非端士嘗爲王德完所劾其按閩以暴酷聞至今悻之

于文定慎行當江陵烜赫時有違言比籍沒杜移書丘橓爲其老毋豬于地時惟王文肅意同稱真君子矣書云江陵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不及蓋貲錄之他日又論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于江陵繇經營生息致然意恨恨徐申徽亦有南北之見

方江陵籍沒時尚書趙錦潘季馴各有疏爲求寬潘獨負重劾去無及趙者當緣平日蹤跡遠近疏密異耳趙并引分宜籍沒所

貽累江右仕紳狀初故以効分宜得禍幾死肯道比尤當以海内長者歸之

高啓愚主南畿試以舜禹命題言官詆為媚江陵有不軌謀坐奪官繳告後天啓末浙闈試題有巍巍惟天之語見為陰媚崔魏事同古高出典試羅萬化賓為副考與同事是不累及科場之各分職掌即此可占

江陵敗王篆子之衡之鼎中式並劾為民主司監場多得罪沈鯉以篆子寔所取中請覆查原卷且乞休不允議者亦無以是為歸德累大都心跡皦然傳是科煩言嘖嘖有小沈數大沈之謠

小沈指沈懋孝時同主考

丁丑呂自攻高答愚何與冢臣爭楊寵突峻詞駁之致言路屢起

大吏開門揖席地幾同聚訟所謂自貽伊戚者矣嘉靖初蜀子

彭澤駁史道疏亦答紛紜類是

洪朝選侍郎家居為巡撫勞堪組織掠禁死按察司獄時夫大綸

為吾郡推官力爭之不得堪擅殺三品大臣罪當抵償僅坐戍

恨未厭辜而于東阿廷謂洪在刑部嘗稽留楊順死狀幾有辭

桓之憾為好還報夫順不嘗憾殺沈鍊乎不宜報乎至誣洪阿

華亭亦益屬深文

江陵既敗郡薦趙世卿起用部覆猶難之初僅擬量陞郎中飭致仕久始真除之舊經考察不謹官無辨復例如顏鯨胡桂芳萬廷言曾志道雖屢爲言路訟寃終以例格趙再起非法然亦處於不得不詘法之時

王宗載掌都察院事先陷劉臺死至是江東之劾之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江亦笑曰爲死御史寃王曰死御史者誰江曰即乃公王踉蹌歸待罪竟坐戍邊迄今爲臺談猶生氣見江事未可盡非

戚將軍繼光生江陵累從歸邑〻以沒覩戚之事江陵金帛子女

歲給驛站邊臣為委曲樹功地得無太過如吾邑俞都護大猷
處嚴徐聞何等磊落有体

往遣科臣閱邊貴不貲観鍾羽正疏云閱臣經過有司豊酒食飾
廚傳鋪張器玩即戚繼光一鎮竒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已
行者又多携伶人遊客酬歌覽勝伐鼓飛觴合歡飫歸邊事那
得不壞聞之朝鮮使亦然

南戶科岑用賓劾閩撫汪道昆曰道昆前監軍閩中為單署辱遊
留兩日夜比晋都御史海寇急一策不施徒與客為長夜之歡
袒露跳蕩狎弄歌兒至兵符被繳時亦以中允陳瑾家居被軍

叡覽故岑疏及之道昆坐是免官世徒高汪伯玉文名前事解
知者
馮
保家籍沒閱其簿帳公卿大臣皆有餽遺惟無司寇嚴清名上
甚重之禁中因呼為嚴青天旋拜冢宰唐牛僧孺之於韓弘事
同然嚴柄銓甫數月即致仕去豈別有齟齬歟嗣以原官起掌
兵部不赴卒清望皜如
耿
定向督南畿學論救羅汝芳王道行協理北院論救陸光祖總
南憲論救陳有年徐元太王世貞皆力與新進臺臣爭持公道
奬善類猶得好惡之正末乃以申飭臺規為薛敷教顧允成所

駁裘汚其名亦所云磽磽者易缺也似此物情誰肯徑挺身任
事真爲灰冷
陸五臺光祖以常少被劾歸耿恭簡云陸在部儘幹些撒脫響亮
事使出部時亦自擺脫常套擇世人所不屑處自居即出爲藩
參郡守光榮實多乃毅然走凡籠中致有茲舉可爲惜且憾也
耿語深有味遠無論刘忠宣張簡肅即鄭淡泉之待楊虞坡太
宰猶存古風
王世貞初以鄖撫陞大理卿被劾回籍起南兵部侍郎通理前俸
考滿爲南道黃仁榮指及部覆謂回籍養病經奏薦起用自與

論勅改調以後任之日為始者不同引曾同亨孫丕揚例為辭
許之要亦難槩行

魏允中上政府書指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為非常異
事南後以南京冢宰家居壽躋八十撫按循例請存問忽奉旨
查其有無過惡尤異事迹一萬曆初年事一近日事時顧憲成
劉庭蘭暨魏書各深切

張文啟四維於江陵歿後不乏反正功論者頗苛繩其曩日遷事
江陵狀然則華亭之於分宜非歟張當國未久以憂去甫釋服
懸卒不竟所施使吳門之待徐狀之為名士君子志大有為於

天下亦自有幸分哉

故事日講必尊宿老儒自萬曆乙亥王山陰家屏沈四明一貫以史官進去其戊辰登第纔七年越登講筵昔未有也且江陵心眼之明後寖雜進矣沈自云始聞命不信已果然逃之如逭死不可得宛類余初被命時

申文定爲翰撰時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闊畧下吏得緣爲奸乃集考諸大事因革列爲定例亦關沈四明發歲閱邸報日有擬旨後各得力折抱負固自不凡

蕭陳尚書經邦在講幃最久　上嘗呼爲白面先生不名以壽宮

議一歸不復出閣蔡時曾疏云陳經邦魏學曾毫無他過徒以
張四維所善彈章繼及相望去國廼知爲忤申文定歸也時張
申之隙方構

萬曆壬午以元子生加兩宮聖母徽號各二字忽有 旨增加慈
聖徽號四字張四維等持不可從之按此大典禮所係豈容小
軒輊其若論旧制慈聖還藏二字爲是不見成化中尊慈母懿
錢太后事乎咎在登極初江陵唯唯內比致兩宮無別益思彰
文憲執奏之功

論李植者謂其劾馮保疏緣張宏門客葉新爐爲之謀主遂保因

結好于宏又謂植謬自矜翊稱天子呼乙為兒語不知何據疑太苛詆然觀其意氣凌厲日嘈、搆鬬不休或驟致人見疑或驟譽人見沮微有如王肅疏所云豈亦不善居功名之際者耶

時孫愈賢蔡系周既論李植乃有造為匿名帖假二人名或云輔臣許國授意為此當時聲迹詭秘議日滋有懸書于沈宗伯鯉之門者有塗改楊太宰巍春帖者卒莫得主名若狂然亦一異也頗似宋慶曆初年

趙用賢疏陳江南田賦有何越職輙責為徇私沽名即沈思孝救進士彭遵古等三人亦正論也復以改官怨望借事遝思詞誚

詰之謂當事意全無異同吾所未信
故事京朝官六年外官三年一考察其後執政者有所處分輒非
時閒行之謂之閏考大都快私憾爲報復地耳萬曆十三年從
南贛巡撫張岳請除閏考法令仍之省多少葛藤議論岳嘗爭
江陵奪情議知名
郭惟賢以南臺薦吳中行鄒元標等謫黃道瞻以兵垣劾張學顏
劉堯誨等謫各蒙召用仍諤諤不少挫郭劾陳炌黃救王民社
等後落職屈指　神廟中吾郡省臺則必以二公爲首出爲郭
後至侍郎謚恭定黃僅改銓曹以沒輿論惜之其從叔尚書堯

讚續亦稱

或請蠲帶徵錢糧者司農王遴駁之曰常賦不可輕蠲猶有罪不可輕赦罪赦犯法茲衆賦蠲逋負茲多必本年之起運全完而後先年之帶徵可免按此亦一見然循是無蠲免理矣遴初以善楊繼盛得名其後為司馬頗傷嚴急用撫留御批罷去出處具可觀

開膠萊河工嘉靖中嘗一行之未就至是遣工部侍郎徐栻任其役復命兵部尚書劉應節報部務前往閱勘以議倡自應節故也尋為山東撫按李世達商為正交章持不可計亦屢屢難之

後屢議竟寢
趙錦以南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時通政使倪光薦加工部尚書
銜班錦上錦謂光薦銜雖尚書仍掌通政事豈得以通政加都
察院之上乎事聞詔加錦兵部尚書掌事以後凡自尚書改者
仍繫部銜著爲令
吳襄憲文華督兩粵數著戰功廉絜推制府第一海忠介過之頓
聽堂宇數曰今日方成衙門宦履嶠然晚辭大司空之名高卧
建江稱吾閩先輩完德
王恭質用汲鄭恭介世威咸顯歐姚江學於侍郎居敬授南畿亦

跳皷講徒坐外謫吾鄉風尊奉程朱墨守不少变風氣尚苞彝

未開究得力須反在此

許敬菴孚遠守建昌羅近溪其邑子也頗不相中後起佐南樞與

楊復所起元俱以部堂講學楊為近溪高弟持論殊漸生形迹

耿天臺之于李卓吾亦然

胡清虛浙義烏人初為陳大叅門子以惡瘍遂偶一道人率之入

匡廬終南習靜越数年出浙士紳遂翕宗之羅近溪携二子與

共游曹溪二子道殤無何胡病死王龍溪亦嘗從胡納贄大抵

學道心未堅固欲禛魔反為魔轉又吾閩泰寧一蕭姓者傳其

後兒術能為人接命近溪亦酷信之二溪同好遊好干請屢受欺不悟強託於無人無我之學殊不可曉

許敬菴以吏部郎出守快〻欲終隱往見唐一菴請爲唐曰我二十九歲建言歸今七十四矣念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己則不可耳汝前途自坦但踏實地行毋貽後悔許憬然遂之謫任其後朱平涵國禎嘗師事許問曰先生初聞謫報時意下何如許答之有兩日不自在徐云若在今日則否朱率爾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許亦稱善唐如老女看嫁未如高僧爲佛信口信心毫無遮飾總真講學當家

孫月峰鑛載楊世華事極有理云楊性緩生平得緩力在南曹有公不平同官某攘臂欲往爭之楊遽呼之曰來既至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遷延久之不果往已而事白天下事真有以紓廻得之者誦之不啻佩韋

廷對自有体古今稱最直言者賈誼次劉蕡二人有何建立此陸文定規孫月峰語也新唐書於劉蕡贊引董仲舒之對武帝調緩而不逼意同是

鄒應龍初極論分宜著聲其撫滇乃以墨敗吳時來董傳策望亦漸損是故君子貴兢持晚節也每見建言諸公李植沈思孝被

人攻訐勳藉口前事云

廷按廣東御史蔡夢說首請釋故相張居正子嗣修雷州之戍稱義舉矣張季子允修愛尤篤嘗以制義求馮時可序不應屬邢侗爲之邢卒蒙譏陳與郊亦雅往來時有五先生之號使張不沒者又鼎甲矣不意無邢陳其人意後來如夢說者少耳盛衰之際可以觀士信矣

神廟偶傳旨免朝主事盧洪春疏云外議籍籍謂以試馬傷額恐爲臣子所見姑引疾自諱耳此何等語其後給事李沂劾大璫張鯨處分未盡法謂鯨鯨廣進金寶多方請乞所致奏入各被

嚴譴二事誠非所宜言近於翹君過自名傷盈益納牖之誼宜

並不免

萬曆丙戌夏四月盜竊文淵閣印詔嚴緝莫測所繇比從鑄給時

申王許三公政當國論者謂閣權自是日輕矣若或兆之唐裴

度時中書亦嘗失印旋得之薪竟杳然豈所謂事急投之水火

耶

閣臣稱輔政佐理已耳申文定嘗一被旨曰總政錢一本亟以為

謙謂與總督總兵任此內旨也非故自尊大然前後亦稀見最

蒙眷只諭元輔先生今章奏間或明稱相臣非是違本朝不立

宰相之義
申文定以講筵久輟因請令講官遇傳免期仍進講章從之按此
亦老成長慮而寔開後來怠荒之漸循是愈罷講矣不曰有日
進講章在乎其面恩官遇免朝三次許具本奏知亦始文定時
臨御遂從此益稀
閱沈四明閣揭始知萬曆十三年出郊步禱之役有深意時大璫
入南斗舊有天子下殿走之占陰借是禳除之耳然不妨德舉
計出申文定諸公斡旋力
左副都御史張岳直陳國是一疏自申王許輔而下楊巍舒化陸

光祖潘季馴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手可主江東之李植咸加
訐品互寓褒譏餘如齊世臣吳定孫愈賢陳泰來苐或代為洗
雪或陰有雌黃而獨以龔懋賢龔仲慶蔡系周雒遵為奸
邪稟々數十人自憑恩上百官圖後未有也張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

吳時來詹仰庇同先朝建言杖譴表著風節忽加以鑽營吏部之
名事影響無據趙南星唱之史孟麟姜士昌等和之臚列多款
余未敢從也惟是二賢與申王交夙善疑端始此士固不幸有
當路之知哉若黃洪憲王肯堂跡蹤顯暴又難例比

謂張位沈一貫之予告李長春韓世能之改南繇徐顯卿排擠故
謂沈鯉趙用賢之引去吳中行沈思孝之被謫繇黃洪憲媒孽
故未盡然總當路交厚故累之居其實欲避其名得手為二公
計去之可矣

薛敷教以一觀政進士疏叅臺長且逮及政府有平津曲學金陵
險陂之譏不謂之出位可乎當日只合淡〻發付聽暫回籍依
常調銓授彼自氣冷緣多郝唐仰庇等發憤抨駁有駁隨有救
此頃言所為日滋也至陳與郊疏因敷教併醜詆建言諸臣則
其離本題目愈遠矣

詹公為吾鄉名德其立朝不但駁薛數欵已也又嘗劾饒伸方王
衡同諸舉子覆試時部議欲輕一二人示公獨持不可跡涉為
申王迴護致謗有因亦終是出頭肯任事人異諾、輩家居閭
門養威重衆賴欽式

許文穆疏云小臣一開口不必是即為風節大臣一開口不必非
即為朋比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
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語世道至此亦可慨已數語曲盡
彼時情態

陸五臺光祖與江陵同籍雅善多所規諷如王員外用汲攻陳炌

疏禍衆不測得陛一言而解僅編管去徐華亭晚家居無恙亦賴調護力其以文選郎即擢常少見摘於孫丕揚御史坐削籍後起柄銓力推敏孫或云其人頗挾術任數然否欤即此數端居然長者王太倉劇詆之謂其乞憐於長洲之前柔若無骨疑非實錄

許弘綱自兵科都給事調補吏部辭甚苦至加銓曹惡聲私怪之閱選郎劉四科疏始知政府欲用許子偉許淶倒公論不堪部特議調而弘綱擢子偉有言重拂政府意因以辭諫自解展轉避嫌近多事矣用人公與政府亦無膚私憎喜其間覺申王二

公未盡忘此

吳縣太倉當国日藕松兵倫得連擢爲巡撫疑所私德之蘇守石崑玉有善政被叅罷職後疑所私憾固叔世人情薄議論紛易滋葛藤抑亦有藉之口者乎夫惟無作好無作惡一歸之蕩平正直之遺斯純則矣

鄒南皋持論独平即初攻江陵尚嘉許其才志晚益含私非挤不罷之己也朱文懿賡行狀出鄒筆特詳婉後爲中丈定集序盛有褒揚其同里羅大紘給諫見之怒甚勒令毀单謝過乃己動沾沾以一己好惡苛繩天下最群賢受病處反以徵吉水學問

之馴

鄒元標起銓司條飭吏治內引耿定向云羣撫閩得副使鄭汝璧

行繇票有法一省造福引譚綸云驛遞惟嚴禁白牌餘部寺兩

司雖無差遣勅書如丁憂養病陞任等項當恤其情各于所領

路引文憑上給夫馬小票明准應付二說咸有關国体又各本

所見聞不沒人善

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太傷激切又一海剛峰也時有毓德宮之

名出視輔臣賴諸輔力請寬宥疏留中以他事從罷職循聖

度如天之美雖後亦鮮他見

方

神廟沖年諭輔臣曰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張居正對聖諭甚善但恐有后妃時不免要用上曰亦不可也語何芀英明庶幾有投珠璧之風矣恠其後恒以貨財為累

萬曆中川湖貴採木之役往，入嶮崖峭谷間呂坤疏云毒霧交蒸蟒蛇雜處經旬始過千夫難移隔澗安橋越山引縴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恒憂磕損復致壓傷及其搜抵河干匱之後秋水漂流尋多底滯蜀人至為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當日危苦可知

徐貞明議興西北水利業有緒竟沮非独勲戚中貴旁撓之已也沿邊土曠旧無糧額軍民種之久矣墾爲田勢必起科預相驚曰是將以漕糧困我謗易騰功安得就故惟永不起科四字爲墾荒與屯妙法

給事蕭彥自云往閲視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地也有水田旁漢唐二渠不可費力卒莫能墾者詢之曰第足食已矣何力田爲強驅之如赴湯火信北人游惰有素所以于東阿有天時地利人力皆異東南之說

江南歳運到漕糧偶經兩淮潤管倉部臣不聽輸議却回責償漕

辛洵〻賴閣部調停以十三輸京倉餘留通州其輸倉者到隨發不限時日初諸軍秕有雜色石司農星急索釜甑對衆炊飯皆可食始以次支給無譁者是役也申文定處置頗得宜而司農亦應機敏

上陵陪祀禮宜肅楊鎬茅國縉以御史糾儀夜醉誤入他班傳贊跪拜糾儀官倒站立亦誤相對跪拜為左都御史陳于陛所劾聞之駭哂誓戒齋宿禁謂何

浙撫按請存問原任禮部尚書董份御史萬國欽諍罷之萬自正論褫革官安得有存問禮董為吳門姻撫按疏徽有所窺意亦

不全為董也罷之是

銑仲論戊子徽闈事申文定王文肅各求罷許文穆方典會試未撤棘諸司本章送文定私宅票擬文定仍封還　神廟驚曰闗中竟無一人耶於是逮治仲慰留二公本章乃有私宅票擬例有封還例閣業福唐時猶然

高桂銑仲二疏固屬疑揣省臺諸君遂交章論劾之則明有阿比輔臣形迹又楊巍高啓愚前事矣即發試八人中文理非盡紕中量鐫一二人未為不可槩稱入敎併彌封官亦免罰失太寬縱何以謝言者時惟于東阿宗伯稍持正議餘執靡然矣于竟

以是抵牾歸

喬璧星規王文肅殊有体自宜虛受閱王疏云臣以容有技彥聖爲休々璧星欲無容媢嫉爲休々覺辞氣未甚平也大約申氣弱近深王氣勁近淺然申能容魏允貞李三才而王不能容饒伸高桂亦疑有優劣分

許文穆求去得旨云卿昨誤隨小臣之後以遲大典亦復煩聒者何幾勸之歸矣小臣指工部主事張有德以疏請冊立故未幾申文定亦罷申許故相懽其去也亦微有不釋然者許乃寧徹杭忤名事出望外

申文定邸杜門稱病闔揭自冝首列其名詎容抵賴惟揭奉御批

無該部知道字樣例不發科抄誤發之後索還之形迹竊然羅

大猶屬職掌黄正賓𨿽免肆凌自古豈有中書官忝閣臣事耶

法紀凌夷盡矣

王文肅蚤歲力抗江陵為一時氣節領袖比當國舉朝望之太奢

而文肅亦持之太峻顯諸江李陰扼吴趙㝡其病源薰之三王

並封諭妥屬過舉失海内心遂為諸年少藉口顧才守寔無可

瑕疵者骨尤挺豎徒以得過于顧涇陽諸君痛詆之幾吞不可

方物焉者如公論何

彗星入紫微垣占非吉王文肅請以冊儲解之謂太子象曰前星於帝星近至引民間歷災衛書之說早婚幼冠不以為嫌徃。借子孫之吉祥禳父母之凶咎為詞可謂婉於持論瀝盡苦心者矣竟亦未允

王文肅冊儲之請每題揭答詔咸手書親自封閉其以癸巳冬召對煖閣亦獨召諸同官弗與也才本工於條奏加之懇款間止用俚詞如為主疼熱乎白受閑氣等語越親切動人嘗被詰鄉揭屢及皇貴妃何說直答云皇三子係貴妃出天下不疑貴妃誰疑乎慙甚至此遂得出閣諭教旨事終賴文肅力覺申

文定緩王文端激並非其比不得以並封偶誤故槩訾及之

神廟於東朝一事始終遲疑初擬某年成禮矣旋中改議三王並封議皇三子同出閣即既奉出閣旨猶以經費詘幾再議罷每每別出枝節巧借題目若不得已姑免執之看其諭王文肅札云朕不老又無重疾二語想即其本懷或以　世廟立儲遲寔永　穆廟立儲早寔促疑有邪說陰中者亦未知果出是否也

初皇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孫如法言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

闈進封鄭一生子即爾何以釋天下疑坐論誠愛有所鍾闈恭妃宮中左右亦屢遭杖斥非鄭埒

光廟出閣後講最勤嘗以寒疾未愈閣臣為請數日假不許直講官恒以五鼓呼長安門入劬甚歲節無分毫賞賜群疑籍籍漸復有稱子置棄之論矣孜東宮輒講自甲辰九月始後惟丙辰八月出講一次耳餘槩罷

國本之爭吾郡持正議者黃侍郎鳳翔李給事獻可何儀郎喬遠皆罷歸黃李詳王文端疏中李卒逝黃後至尚書沒謚文簡何至侍郎名德並鄉邦推重云

王文肅閣揭有云鄂元標本樸愿書生無他奇畧繇吏部改南亦非有大挫折而諸臣爭之謂此曠古遺直也宜亟起用李材雖富有學問年已近衰不能戮實報功亦豈無罪而諸臣爭之謂此曠古奇冤也宜亟敘錄如此望轉移天聽得手請將元標改監司外吏用材炤例改發充軍庶用舍兩得其平按數語處分妙甚惟文肅得謗亦坐是夫以舉朝所欲騰登之槐棘之人傾斥・擬僅監司身爲射的無怪手關弓而射之者衆也

王用汲鄒元標同攻江陵得罪王起至南刑部尚書鄒爲主事議者謂王何顏居鄒上王頗不平語獻臣曰涉世用則訣不用則

全觀王荆石公可見使南皐終不用則已不然亦未可知也鄒後繼憲果亦落△

李材巡撫鄖陽大開講學至議裁兩月兵粮供生徒費又改叅將署為書院弁伍鬨詬變有脫巾之呼此豈小過誤講學之貽害至是夫李戍閩在道猶具威儀衍到處題修身為本四字劖涴山靈學徒從亦衆

趙

趙南星之為考功信清執王三餘故趙姻名麗察典郎呂胤昌之於冢宰孫鑨甥也孫為割愛去之所謂彊直不阿者矣然氣亦稍横閣部因之水火馴至銓司空曹未免激成之過至趙

邦清暴悍無禮雖其同里同官亦畏惡之此戾氣耳要即是正氣釀出

陸平湖太宰有智俠名其同楊海豐排擊李植江東之頗為言路所持或云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挽復功方趙蘭溪張新建爰立不繇廷推平湖直攻之謂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稱偉議矣既奉旨廷推忽自占首列致蒙顯誚何也然終不失為名宰

陸莊簡柄銓每汲汲以起廢謫錄用老成為事語人曰後進行當有知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登用終老巖穴矣意尤可

感宰天下不可無此心力

尚書孫鑨請於京察年分自十二月朔始科道官毋復有所論劾恐論劾多人將來拾遺不充致摎括太過流為刻覈也從之佗老成長厚遺意今見遵行

韓世能以日講官乞假并請三品考蒲蔭敘許之吏部尚書孫鑨執奏三品考蒲舊例無過犯彈劾者方與蔭子今世能屢被人言且以自請得之非政体按此亦見鑨抗直一端詔遵前旨行明示優待講臣意

陳有年太宰名自留都首推李樵檜尚寶司丞不允李吾郡人始

以兵部郎劾給事中邵庶阻塞言路不宜令堂官禁諭司屬坐謫外家居久之後稍起終太常卿時郎署每喜建言不能盡卜所懷來龍蛇雜處矣

王山陰先因災異自劾疏留中同官為再請簡發不報僅遣文書官到閣着輔臣傳令入直而已此何体欲不決去得乎其後又有旨昨家屏在閣今日何陡然有疾繩之愈急恩禮視申王殺甚

曹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衆群譁遮其兄尚書同亨于朝王山陰在閣聞狀遣諭天下有叛軍有叛官若曹敢於禁地遮辱大

臣罪死不貸衛官皆散罷司馬欲貸勿問王不可請令五官詰主名置之法事乃定

孫月峰為陳恭介狀最詳膊中叙閣部交惡始末亦痛快可書時因會推閣員以舊輔王山陰為首得旨未有旨起用閣臣何妄推且不宜及吏部尚書都御史陳疏辨謂王家屏七人皆時望所推為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馮時僅五品耳陳此舉原錯閣臣再起豈特召不宜預廷推此舊制明自生觸忤而上意之終憾、山陰亦具見矣

甲午會推有旨將前兩次原推通列來看因點用陳南充沈四明

二公四明尚在籍南充以壬辰原推越三年黙用稱異事銓司顧憲成芳坐是削籍陳太宰有年亦旋罷歸枚卜多故未有紛於此時

陳恭介以吏部尚書罷歸起南右都御史故事冢宰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獨陳用右都起名用之寔抑之也徒以政府宿憾故陳業先卒

趙文毅用賢署吏部議推太宰政府屬用羅康洲萬化顧憲成為稽勲持不可比會推閣臣復不及羅婁江蘭溪屢趣之不應遂

斥歸羅佳品也豈時尚有遺議乎然冢卿一席詞林自朱崑山嚴常熟後亦寂寥久矣

御史趙文炳疏劾吏部郎蔣時馨蔣疑沈思孝寔陰主之併及江東之劉應秋李三才而其大指為丁此呂考察發一丁此呂耳前抑於楊巍後黜於孫丕揚並招致風波舉朝為喧閧累月迨於怪物妖首然異哉

南北司馬孫鑛蕭大亨竟未一推銓宰也彈章數及或防其來或趣其去將無過傷逆億乎比如王文端相善矣揣之曰吳門别有隱情其子太僕用懋借是解嘲于文定錚錚賢者後大用又

疑為箇中關竅數然深文巧詆先不以正直忠厚自居元氣善
機所傷非淺

禮卿一席頗難處沈歸德以持正不阿見憾政府于文定偶云請
朝房向輔臣一商亦滋悠悠之議守己徇人皆識事安逵往来
李文節署部特明告之閣曰如題覆不當徑票駁勿顧惜部体
此最有見究亦無甚相左

沈歸德在講筵垂豪眷每稱沈講官講得好以憂歸屢問幾時服
闋命先補原官待其來沈四明之起教習庶吉士也尚在籍詔
撫按敦趣之前輩日講教習可在家坐缺遙補今人不請故事

驟聞之能無疑駭

余寅試南宮牘沈文恭視之曰名可三十聞余不服曰倘前一觴爾後一觴我榜出果三十三同于射覆然不以首卷許之亦先正文雅剸易辨未易責之今日

張元忭官止五品得謚文恭與羅一峰舒梓溪羅念菴同見詞林不全論官存乎人品張嘗題壁云滿腔皆惻隱。舉目有神明。又寓言詩我有徑寸珠。累之以布衲。盗賊不得窺。夜深弄明月。想見其學問自得深趣也

以朱養淳清品馮闇之高文致蒙酬縱之譏未傷大雅至鄒泗山

事難言之矣屠隆以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被訐詞醜甚文人無行又一司馬長卿耶屠集中屢以行誼自飾晚更逃禪要本面目自在

聞三王並封詔下各衙門無疏著惟祭酒曾朝節一人時王文肅之身受攻擊幾無全膚頑文肅所為得上意正坐是耳旨云鄉為朕家事贊畫費心他日再歸再召徵恩有自頗疑中膚獲上信交之理若不甚符

發帑金五十兩於藥王廟建醮三日夜為輔臣王錫爵祈安稱隆眷矣又諭申時行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悲慼失治生之

道藹然若家人父子乃王竟固引疾歸君礼臣義庶幾兩擅其
美
吏部侍郎趙煥遼東巡撫趙燿各以歸養請部覆燿長子也常封
殭有年宜聽歸侍煥家居奉親日久新承簡命宜供職從之讀
之覺世間吉祥善事無踰是者
司寇孫丕揚陳省刑省罰約束各三十二條美哉仁人之言乎近
有梓祥刑要覽者亦就中稍增損之凡初入仕者宜手寫一通
置之坐側即以待僮僕亦然
湯顯祖自云平生于吏部交遊得二趙一趙南星一趙邦清俱不

得力世間意氣之交多成虛幻湯大計黜出溫都御史純手寄之詩曰知君的是誰苗裔曾在長沙周道鄉蓋以溫益當鄒浩事擬之也恨，甚

湯海若廢居久乏絶或勸爲黃山白岳之遊戲咏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痴絶處無夢到徽州李淮撫三才馳信來迎直答云身與公皆比肩事主老而爲客亦非所能也意氣稜，可想湯晚有三夢傳奇頗佳

施觀民守毘陵闢龍城書院集諸秀士講業其中士竟奮有魁天下者竟以書院爲當道詬屬罷去錫山東林之學實肇是噫循

吏之流為儒林可言也儒林之流為游談黨錮不可言也初判然若不相蒙源流隱寓

孫伯潭與顧涇陽同里孫初舉殿元顧尚諸生郎有書規砥之顧後會試出孫門其官選郎值枚卜堅不肯推孫家居禮踈簡於師生誼蔑如也賢者何薄道自居傳孫庚辰取中徐泰時頗負謗未知然否

諸壽賢以抗疏坐謫最為高攀龍深交晚頗多田產累高顥誚讓之觀其貽某同年書丈不以此時究身心實益家國大計乃于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古聖賢有從酒食戲談得來者乎為悚

然前輩侃直迥爾

高攀龍初官行人郎疏闢張世則程朱誤人之說睹周士顯試錄
云六經亂天下有餘亦憤斥之爲名教罪人其論管東溟全是
禪學尤破的操履較諸公信嚴

姜鏡所上奏不審云何觀高攀龍疏云若劾輔臣如禮部郎中姜
鏡天下莫不燭其奸誰予之手徵可悉顛末鏡子逢元至禮部
尚書亦不爲物論所許

周玄暐以清豐令考選謁部抗言公堂謂不宜辱以南臺盛氣厲

色指顧若無人爲部糾降調郎南臺視作仝不信勝耶似斧氣量望而知爲粗人後以居鄉恣肆致变爲撫按所劾坐逮繫卒獄郎生平可知

如給事楊文舉御史沈汝梁視大舟蘇鄭之見于彈章者真不忍聞沈僞稱饋送祝枯取庫藏俱以數百千計鄭按雲南孪攖金寶號蘇唐僧謂鄭取金如唐僧之取經也文舉跡亦類是聞于吳門太倉二輔各有連文舉駐吳每過元輔門輙下輿疾趨事尤可哂

布政麻溶居官清謹往反止二楨其卒也巡撫魏允貞爲題旌表部覆贈太僕寺卿南鴻臚卿張朝瑞淺亦以廉貧徽卹末世難

得此種人譎為神清

龔雲致以御史秉傳多用夫十四名坐降雜職法亦稍苛所直冀何致輕耳目之選時去江陵未遠驛遞尚嚴比萬曆之季以余所見雖貲郎墨客無不假使節馳驛者冒濫極矣抑太平氣象宜爾耶

沈鈇閩詔安人風好講學居官亢忤有耿介聲嘗以府同知斜綾某巡撫貪狀為當道所憎而諸名輩亦多推重之者末以里居嚳嚳麤飲章畢命耄年事堪惋詫

鄭雒久歷邊疆功難掩而以嫁女蔣遵箴吏部事屢經論列謂雒

緣奇得督撫任其手材特爲咻詬辱堂官公爲楊應宿之倡又有糾其次子横騙妹夫蔣遵箴重裝八撞致箴氣死者噫父以女易官兄以妹易財而屬怪事爲遵箴者亦何苦以身易色爲哉

俺荅旣款貢久意欲收番假禮佛爲名請于西寧建仰華寺一區朝論初許之爲可戎糴導慈亦繫戎索一端而已遂駐爲巢牧香嗟各部河洮閔隴漸震鄭洛始決意出師焚其寺虜驚遁去

王文肅稱爲華佗割癰手云

虜謀搶番惧我或擣其巢穴自款貢後無内顧憂屢報西行至入

套掠其全部落歸我將吏兢，恐壞欵局莫能救也番益折入
於虜藩籬全撤其肅孤危歲失茶馬利衆萬方中王當
國持重厭兵固老成識慮實非漢人開河西五部斷匈奴
右臂之義中王惟專任鄭洛同時魏學曾葉夢熊並知兵屢有
異議

鎖南堅叅者西番烏思藏法王子虜所謂活佛也虜王西迎恭奉
之又樂青海肥饒無歸志其卒邇迺東及酒泉張掖間勉鋒鏑
虜者故鄭洛侯于趙功佛亦與有力焉烏思藏在巴蜀徼外北
與羌接其僧有灌頂國師闡化闡教輔教三王及大乘大寶如來二

法王之號

忠順夫人三娘子以一寡婦配三世閱四十年垂老佗懾伏諸部方俺荅死夫人意嫌黃台吉老病不欲婚則中邊為皇皇然及黃酋死子扯力克當嗣幸而婚成至舉朝動色相慶真尤物也度其才當過人遠

利瑪竇初從天津來太監馬堂解進京為禮部所駁以會典所載無大西洋國且所攜天主母圖及神仙骨等物屬不經議量給冠帶遣之時翩然一旅胡耳今其徒遂徧中外非苟然者所傳天學格物學亦特精辨

延綏鎮設邊地漫衍風沙壅積或高至三四丈旋扒旋壅數日人功不能當一夜風力㑹司馬宗濬嘗一議扒沙役半載費數千金又晝夜糧師如防大敵然工甫就勞劇甚矣闗塞北燒荒狀頗亦稱是

國初沿邊地曠盡給軍間有肥瘠不同令視其歲收之數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與匿腴產為將領豪右侵漁所遺僅磽确不食之土而已議屯田者至買田而屯田昔未有也詳閲董應舉司空集中可為浩歎

易州廠專司柴炭供御用者詢止三種木曰青信曰白枣曰牛觔

總謂之甲木尊其名也惟獻荊闌六十里至金水口產此萬曆中管殿主事張新請於廠後隙地植四萬株從之炭長尺大如小椽大力可竟日不衰每召對閣臣直房中純燒此俗呼為紅籮炭

使琉球舟必合抱造必累年再設桴翼造水帶桅木尤極堅鉅至載棺以行函銀牌于前書某使臣棺俾見者收而瘞之危苦可知李文節廷機當援鄭端簡議罷遣使臣止諭彼國差官候領最得体造福弘多

給事王元翰疏云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僅黔中綫路闊滇西有金

沙江有舟通馬湖東有西粵路縣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可出荊襄達金陵俾入滇省中猶黔東縣粵西縣蜀水縣四途並進滇可長存而黔亦無所患不知此說尚可講求否存俟識者

謝肇淛有云今海內大勢當以天壽山為北岳羅浮為南岳鍾山為東岳點蒼為西岳衡霍為中岳相去四五千里庶足表至大之域無外之觀然未易為拘儒道也按中二陵積涉曲肇無已或醫無閭九華可耳

王太僕任重吾鄉前輩觀所圖延寧財固要害邊形屬勢宛若列眉里中鮮傳者將無德掩其言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十

萬曆

本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替度今京師承恩寺乃 神廟為其替僧志善建也剃頗非雅度亦宣德後事耳二祖時當不其然

潞王封國本擬楚荊長閒以遠辭因封衛輝初頗驕逸時微服出城遊戲撫按以聞 慈聖特降諭切責之 神廟亦賜書訓諭後稍修戢殊得此番懲毖力

丁酉六月三殿災稽本朝殿災之年永樂辛丑嘉靖丁巳及茲

凡三見先一年乾清坤寧宮火齊試意勲衛劉世學知象緯密語人曰火氣未已也尋驗

四孟享太廟惟孟秋以子時餘皆用午事見太常考至　神廟初年秋享亦改用午時而以其日寅時省牲令四孟俱昧爽行禮在寅卯間惟歲暮祫祭一用午耳此余所親見視曩昔異不知禮改自何年

親王講讀官選進士中二人授翰林簡討滿三歲仍與外遷例也攺潞藩講官董樾竒以九年滿從閣臣請陞樾修撰仍管簡討事獨破格未免濫覬覦端

朝鮮國王昖疏求立其次子光海君琿為嗣不許時國儲未立中外危疑持議者於長幼之序確乎其不可混非第從朝鮮起見故也寓意頗深微可思

河東池鹽視海鹽異下有鹽根工有鹽花遇風輒生風雨調輒盛後池遭水患鹽花不生撈採為艱始設法澆曬其行之山西者撈鹽也行之河東陝西者曬鹽也曬鹽味苦鹽丁病之萬曆初兵科蕭彥請行花馬池官鹽以稍息解澆曬之累議亦可俞

汪司徒應蛟云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特臆揣之耳海水乍過

而乾土面輙起塩寸許苗根遇之果壞者使田中常蓄水又中塩味更能肥苗蓋塩未出水含潤性生氣與乾塩之能抽物液者迥殊驗之信有奇理

張洪陽位請於近京十里築四輔城各置兵萬人即以京營戎班軍民壯充之徹南京浦子口制議竟落々近業城盧溝又通州華華城去京並四十里形勢非至固不在區々羅壁間也即敵臺宜建近屬警亦非得力

莫登庸代黎久為都統制爭在嘉靖年間黄翁萬達張岳諸公多少籌畫比萬曆中莫運中衰有黎惟潭者起驅逐

莫氏請給印仍轄治安南許之屈指未五千載而黎莫至更
若循環然衰運之無終窮即是可徵
西寧之變哼氏實為戎首既兵敗勢蹙乃款許朝劉東陽以降
為脫罪地其部下奚丁尚多葉廖煞決討擒斬之是也時梅
國禎意頗異同題請公署云軍門忽下坑降令官市翻為叔
奪場撤指可見葉訟言寧使臣負叛降之名絶禍（本不敢狗
衆入見貽誤封疆部覆姑不得已兩解之傾論功賀葉滕送
雅寧有輕赦理
魏學曾初以哼猙叛師撓逮繫獄幾不測太僕鄉王汝訓獨疏

明其功得從末減王鳳持清議萬曆末起自諭宦每朝端有
大事眾輙問王洪陽云何是役也或謂葉夢熊李如松寔傾
學曾懷其成王既當非無據

西哱未平浙撫常居敬頡自提一旅赴寧夏殺賊業得請竟沮
忌者然則葉夢熊梅國禎非與晨值方隅警輙不之慷慨請
纓之士今即當局入避之恐不克矣

寧夏獻俘次日傳閣臣趙志皋等凡遇常朝御門侍班可登階
於甬水上站立志皋等具疏謝按閣臣遇朝行禮畢例揖
東階上侍立金座旁相沿已久茲云始萬曆壬辰何也不

知前作何規制試所未喻

方朝鮮陷倭報至尚書石星請即日就道往決戰守必一倭不入者奏凱還不則自甘軍法星此舉殊有果毅壯往之風惜其末乃爾不稱及稽李宗城逃後星復以削官銜偕妻子身往軍中察勘為請然事已無及

沈惟敬使倭捽袪縛隨行多死李宗城乘夜逃還或為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頭忙著祖生鞭見周孔教疏辱國甚矣宗城故臨淮勳衛也誰舉者百死何贖

以兵部考察軍政誤四司官及南北掌印科道緊從降調凡三

十餘人幾空署矣英主之驟感溢怒至是矣時王太倉已行
屬蘭溪新建為政頗非上所急也疏救置不省惟陳南充另
列四疑以請較婉僅報聞聞礦爭祭亦自是年始上明云縣
輔臣張位請張懼不敢辨
孫丕揚太宰以乞休允放發憤詆閣臣張位黨沈思孝等共逐
時賢蓋自詡也中多鄙戾語閣部故積嫌至顯然出疏相
攻為從來未有怪事所非淺
山西巡撫魏允貞疏歷指輔臣罪狀上以允貞為屢推不點撤
濮故纆諭輔臣不必深辨時以撫臣攻政府直若尋常然

亦異事也內云張位恨尚書孫鑨孫丕揚傾之去併逐鑨爭鑛丕揚友呂坤說甚長位辨亦甚悉

謝杰十漸張養蒙四好呂坤十二收之疏儘稱危切不省亦不怒若罔聞然那得許堅忍性情空濶度量昔云以規為瑱真於此日見之耳章奏體壞亦始是

呂坤直陳天下安危一疏躬齋到朝門號泣投進自其忠憤所激而求多者更云疏列天下事備矣胡不一反国本援為也日進閨範之鑑好事難做疑端易開說安所底窮為呂計得終身廢弃猶其幸遇

劉應秋自南司業疏攻閣長自其鄉張昇羅倫本色湯顯祖為表墓乃比之柳宗元云最新建張公以其贊東征事與首輔蘭溪左袒中不測去諸往來新建客歲受重劾劉與爲頗咎劉輕發欲速其功聞張初欲援揚一清翟鑾故事出自經畧為趙固駐止說本是

曹學程擬辟頌繁眞出意表方李宗城奚夜潰奔舉朝震動上欲遣風力科臣一員往閱勘閣部持不可學程適按近畿循例疏聞詞亦非甚激訐且首差科員不差御史此中有何規避而勃逢雷霆之怒乃爾予命應十餘年囹圄

即天意若故顛倒之君天也抑復何尤

楊方亨疏發本兵石星密書大指欲尚先封事星亦以方亨密揭進呈至云總督蕭鏡與倭將清正私通遺之四絲帶令入犯破壞封局時清正主戰行長主款陽相左以愚我星不覺為所賣墜彼術中事急反証督臣自解非通諭矣使倭懂數帑可招者逐之易耳

丁應泰劾楊鎬併發張位沈一貫與鎬私書張有福禍與君共之語沈有工疏須先被揭以便措手語且以原稿留中者密示鎬工惡傳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得二輔俱危甚沈尤

多淺塞通卒之張去洗留不解何故聞洗認罪既頗慙懼
為工所憐非也恐別有得力處
張位辨丁應泰既有旦一毫無媿語上曰楊鎬為鄉宦揭參爲
致債師辱國尚言一毫無媿忠義何在著閣住去尋以戴士
衡憂危竑議書削籍傳上初得應泰既嘉為忠直書其名屏
間至幾以是逐位
初戴士衡參鄭承恩閨範圖說連及呂坤承恩續參士衡憂危
竑議連及樊玉衡疊參大作雀臺益推廣之波累多入諸士
衡為張位所舉士又全於其邑風相善也豈諱不盡無因哉

幾乎滔天燎原之勢矣

呂坤自纂閨範何緣鄭國泰見之即以達貴妃焦竑自纂養正圖何緣陳矩適至取去遂經御覽繼云爭儲偶然預安得巧湊乃爾罪呂為巧媚宮掖希圖冀欵誘焦為陰結權璫營求大拜法危甚繼彼此宜自諉過夫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爲心郎邪說逸之得乎

焦竑舉己丑殿元自云同毗陵徐士彰試南宮題得回之為人也章徐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予笑而然之按徐語極有理致可參

鄧元錫少師事黄司訓時患意廣經史子集咸喜博觀或云毋己荒乎師曰譬養龍隨其所耆豈必膏粱耶又患氣所欲為累鋭莫遏或云毋己戾乎師曰譬养虎隨其所如羈少拘繫耶深得薰陶良子弟法

文選郎王教為給事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憸邪害公狀部議汝寧調外教仍供職數年来銓臣得伸其職僅見是年汝寧嘗疏請禁捕田鷄廣好生德人呼蝦蟆給事亦宋末鶖鶻諫議之比

丁憲泰既攻去楊鎬并氣益張朝議遣徐觀瀾往勘徐亦多

所附會致有剃眉剪髮之變因用楊應文易之時訛言繁興至謂關部皆受重賂倭實以賄退得旨七年狂寇豈五千金能買其退之理功准優敘議始決

楊鎬素與寧遠諸李厚方蔚山之戰陳寅業乘勝先登鎬不欲寅功居李如梅上遽麾軍退功垂成復敗其後又專任李如柏致有三路喪師之舉鎬在遼最久遡遼禍寔罪魁臨老就戮厥徼天道

方東征師未決覬餉艱阻或有義開礦于鮮議屯田置戍于遼者尋報罷聞鮮人絕不用錢銀惟銅多亦不諧開採時我

將吏願不戰為鮮厭若觀宋應昌行移去平壤婦女至登城
勒倭擊我師情景具見

馮文敏琦策倭云倭繇遼左入成犄耳繇天津入暫擾而即定
若繇登萊登岸而西散掠郡邑間及客為主中國憂自此始
矣按馮北海入自為桑梓慮耳吾未見津運咽喉可暫梗塞
其其間者也倭亦卒無所入

兵部曾偉芳議倭奴疑貢謂疑入去不疑亦去疑亦來不疑亦
來善矣中云宜遣使齎勅至朝鮮責以失國狀武諭其國
王令自退閒察約彼中一二沈毅大臣呼吸從事立其字

光海君琿督全死守嗟乎此鄭陸班傅所難空責一海外使
臣能乎真儒生見也

朝鮮之後張文熙太僕請調集吳越閩廣舟師往搗其巢牽其
衆歸大海茫茫不知何巢可搗江東沙河設閘千載一瞬特
撫閣許孚遠亦有斯議不果行然閣白死耗寔自閣閣謀偵
得之

經略宋應昌羅頤養練代養謙羅孫鑛代鎮羅楊鎬代鎬羅萬
世德代卒收功於邢玠手首尾凡七年始以封誤終戰結
最得力在擒送沈惟敬一著此捷本也

王文端有云西寧之圍单檄可下而當事欲就李將軍功名輕發大師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欲就宋中丞功名遠從遠討經此二役帑金各耗數百萬許按二役雖勞費威靈亦賴赫濯令山陰當國未審作何結局耳西寧所不敢知若救鮮僅偏師力誅何容易

方東征局未結遽以平壤之功亟捷告廟叙賞文武有差識偏非冀禮臣羅萬化疏爭之不能得因決意歸所謂不得其職則去者乎于慎行亦云封貢是禮部職掌兵部謬任之禮部謬委之俱非是議最中的

東莢王台以擒戮王杲功加龍虎將軍名號既崇而於中朝公
卿體復無所褻妙甚聞俺荅初受順義王封不識何官諛者
給之曰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參政朱裳詣其營迫
令下拜裳恐壞款局遂屈膝焉蓋名器之不可輕假如此裳
宜以身殉國論

播州宣慰楊相前避禍逃匿水西病殂水西入靳其屍勒以地
贖播難之式爲謀曰以盤水漬紙晒乾書券予之三年後少
碎爛不可舉因與爭地彼自無辭從之果如所料相即楊應
龍之父諱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文胥因婚醞參商播亂

信其陰謀有素

陳璘劉綎併名將方征播各遣人詣總督李化龍巡按崔景榮家厚有所饋不納被糾發而播酋楊朝棟至家投賄兵部尚書田樂為其子爾耕執繫獄事聞嘉之時金錢廣布郎首輔蘭溪嘖有煩言惟恐如爾耕猶有小善足錄如此後值董應舉天津屯田所田亦多

李襄毅化龍才殆不減王文成方楊應龍破綦江鋒銳甚我師未集姑以撫緩之群議請移鎮重慶心念重慶天險守易耳督府非居外調度不可賊尚遲回聞驟移鎮愈速其

叛困堅駐省城料理踰月守漸固調兵亦集遂分四路進所調兇五省每省只三千人賊莫測兵少餉易供卒乃一鼓殲之始如脫兔其視文成綫出吉安急攻南昌之智彷彿如出一手

征播之役水西始猶觀望李襄毅懸其反覆欲併滅之黔撫郭子章持不可郭最為安氏訟冤亦賴襄毅呵喝籠御力比播平安頗効順吳尤濟擒王承宗自破膽是也後復求分播地襄毅屢爭之始終與黔中論相左　（

黔蜀之治土司蜀恒主剿黔恒主撫蜀富於黔物力較充黔適於蜀情形較確在外督府恒右蜀在內閣部恒右黔蜀為

督府駐師處詞易入此李褒數所為不聽水西分地而黔既
以撫為名局易結老成慮禍者咸逐心焉朱文懿李文節之
力主撤兵議寧赦安堯臣罪不問亦職是也至激為奢崇明
斯無赦理

李長垣破奢平播治河總樞咸奏績　神廟嘗欲加五等爵為
旁尼止它勿論只開泇河功運道永賴靖遠威寧寘豈迺
過郎與伯爵封非忝

詔稿達廣西各勳夫餉銀拾萬兩接濟貴州為征播需也煩
費可知抑襄尚有勳支處後可望涓滴李閣庫所積鐵三

十萬司天府中為舊布政沈演拮助歎工精之嫡瓚致高官

閣儲索然論者至今恨演也

平凌平播兩獻俘上御樓受賀輔臣從昔年登左掖俘例求登樓歷從一覲天顏不允僅令隨班行禮而已堂簾之隔未有甚於此時益歎遇曰之為殊遇

李寧遠鎮遼素習欺罔晚節甚屢以出塞為名所戮多偽級時有懷挾之號民謠曰帶著人頭去換職督撫部科翠其其重賄無敢言者或有敢戰偏裨輒為巧陷死遼禍之作大都

李縣稅璫高淮乞貸唐

遼東總兵缺屢推不報中旨用李如松言官交摘為斜封墨勑之漸請仍付廷推不可嗣虜至如松死之仍用其弟如梅代李氏父子兄弟並建鉞遼疆三世為將不祥最後用李如栢益隤家聲與遼偏若相終始

趙蘭溪屢為言路指及連章求罷有云昔權有所聚勢重往往附閣臣為捷徑今權有所分勢輕往往攻閣臣為名高詞意殊窘噫為閣臣者亦何樂以權勢自重為予要思所取輕何故閣趙頗有干請歟

趙文懿既病卧私邸經年不能奏朝請上於政務亦不復諮

詞僅戴節領賓而已亦閒以病請為家人輩所持致傷濡
丞將庶吉士劉綱有疏劾趙坐外謫
御
史蔣春芳以首輔趙志皐子鳳威官兩淮運副於人已上
下之間俱屬未便疏易之夫輔臣子不罥濫科第足矣詎以
外補為恨惟淮羶地蔣姑隱躍其辭故爭輔臣子蔭尚寶
中書改外明有戀羶跡
粵東巡按顧龍禎與布政王泮不協至公相詈毆毀裂冠裳鄙
哉洵仕籍之羞也爭聞各解任聽勘部覆謂泮故挑釁諛
怒禎尤深頓臺綱掃地盡矣

倪涑以荆州守覬總漕楮鈔被糾發閑住其在近日尚是壽常交際涑舊為南兵曹頗著聲郎戶部尚書元潞父也後一推用試朱山陰者猶指為辭

百戶王守仁稱遠祖定遠侯王弼家財百萬寄楚王府為所乾沒此何等語不問而知其妄耳輒為達內臣之楚榕宮刑掠承奉以下若索負然於去讒賤貨勸親親之義何居其後賴楚王再三訟枉上悟為撤還事獲中寢不然其不貽求金求車之誚也者幾希

楊新芳奏進故祖工部尚書楊兆家財百萬此豈人情所宜

有識遙從抄沒又王守仁貴甲金前事矣甚或誣發古墳得
黃金數萬應亦如響時幾成金銀世界
恭中書程守訓者云假託詔旨擅置官屬自號於人曰我天子
門生也家豎帝心簡在坊堂懸咸有一德扁小人無忌憚至
此極矣時稅璫陳增寔羽翼之諸璫中增及陳奉潘楊榮馬
堂梁永李鳳高淮各横甚閹璫高寀亦次之惟孫隆暨祿二
人較小歛戢
馮應京以沮璫被逮楚人哭送之江濱忿甚誅殺陳奉奉逃入
楚王府因群聚譟巡撫支可大大其門事急詔撤奉還可

大聰勃而以工部侍郎趙可懷往撫楚也頗類閣高家事可懷自云初入楚數萬衆擁車號訴聲如雷為惶悚流汗久益楚人之怨已深

方稅璫陳奉横楚中有卞孔時者官武昌同知亦為奉誣逮頌繫十年言官屢申救不省後得釋歸天啓中起南北部郎余及識之南中老矣慷慨談風規猶在

丹徒民張某奏其叔占汉事一祖宋高宗皇帝駙高培賜物事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濞子塚寶物萬々計閣堪絕倒江南告訐狀流弊至是或戲之云獨憐千載椎

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

閩商張嶽等言漳州海澄縣界外機易山土產金銀豆欲自備船隻工本往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為司農趙世卿劾沮機易山定在何處視浙入雲霧山之談同一說夢致若輩敢肆為誣辭責有所歸

陝西狄道縣山崩於山南耕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事怪甚充是平涼府尾歜口出火水灌不滅岳州府飛鴉含絮累火投人屋椽茅竹中遂燒旬餘日並火土失其性疑為閩礦之徵

宋文懿勤罷閒錄有云唐玄宗方宴凝碧而漁陽之鼓鼙已聞于戶宋徽宗方遊艮嶽而金人之縲紲已及其身置不報亦不爲罪　神廟容言之度於是爲不可及頃朱語實太悻直傷体此豈輔臣所宜出口哉

神廟時或怒一事者及衆人或怒一人遂及全署或怒其人本輕因救加重因推用愈加重何啻遠遜中立以推陞誤尚書李戴誌罷選郎王永光降級用已閣爲婉辭僅免永光調別衙門而已諸逐臣多白首林間望斷環賜恒云風雷無竟日之怒殆屬虛語

或以　神廟既多留中未奉旨議禁發抄者劉應秋曰漢賈
董衡向封事載于史者皆所未嘗施行至劉蕡一落第舉子
耳唐書亦備錄所對策使在今湮沒久矣詞殊慨然劉子同
升舉丁丑廷試第一亦以言事著

宮闈事秘難深言詹仰庇僅倖得之　穆廟幸荷優容逮　神
廟中王德完以慎夫人郤坐為辭則廷杖至百矣時椒寢凝
嚴恩微款觀　神廟諭沈文恭札迺来稍悍戾不慈朕隨事
訓誨奇語似亦不無形迹沈懼違揭勸解甚至卒之待后礼
始終無間稱盛德事方國本未定議籍籍尚小有差池者

楊豈淺鮮

敕曾學程疏奉有再來瀆擾便會宿決了之旨既廷杖王德完

遣司禮監到閣口傳諸臣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重如爲王

德完重便上本來册立禮一任遲延詳天語究嬲要挾使人

語默俱難將疇遣而可

魏允貞疏乞終養初已傳旨准放命閣擬票閣臣謂不錄部覆

非制也仍擬下吏部遂留中屢請不報蓋非有意留賢直

視若贅瘤聽其窮蹙無復之爲已矣趙凝陽宋金庭百疏

呼號竟沒於其官復何異此

沈歸德與朱山陰同拜命時俱里居沈再辭疏留中不下四明為具揭請始發其後于東阿亦然雖聖意淵微難測倘亦魚水未洽之一端歟李文節歸後謝恩疏亦又留中葉福唐貽札慰之勿介意時已安若固然

光廟冊立加冠禮成於萬曆辛丑冬越壬寅春成婚禮先是聖意遲回諸臣以國本請屢蒙譴沈文恭為引觧縉題虎圖詩示諷又譯既醉斯干二詩進祠婉切動人遂有旨命臨御以冊寶未成諭另改期沈封還原批諍不可大都光廟出閣功王文肅冊立功沈文恭非私議仇口所能掩沒

東宮冊立舊無謁皇貴妃禮宣德二年更定儀注有皇太子詣皇妃前四拜之文時皇妃其生母也嘉靖十八年冊莊敬太子事同亦以生母故稽成化中孝穆既逝萬貴妃方擅寵後宮孝宗僅而得立亦不聞有謁拜昭德之事貴妃之有謁拜自光廟冊立始也當日得旨雖又慮觸忤禮臣以得竣事為幸固無暇及其細耶

上聖母徽號閣例擬四字以備採擇詔兼用之四明言孝過於禮不若無過之為尤善時仁聖已崩非有耦尊嫌今入少借端將順矣仍從執爭猶前輩鄒奏風采

詔皇太子講讀暫免侍輔臣沈一貫等進閣日如晝按此欲
決意求去得孚禮遇中妙有機權時四明方得上意魚水歡
非復如前之扞格矣屈指江陵後王文肅沈文恭葉文忠
三公最稱肺腑之寄非他輔比
沈四明當軸廷推太宰趙參魯尚書與焉沈以里閈嫌請公
毋用趙即其第一中亦終淹外藩大都叙季傾脣口語多大
臣務引嫌遠謗直為身謀耳無關盛德
項鼎鉉辛丑庶吉士以廷試卷筆跡小異命覆試之日稱
疾不出為省臺交章坐論稱疾自不妨高致惟群疑難

釋耳得無有咄咄提刀之恨

壬寅二月事殊可訝異上偶疾耳遽召輔臣沈一貫入命輔衆宮若與永訣然一異也而奉處分罷礦稅釋纍囚下行取考選錄用建言得罪諸臣旨以中夜傳歡聲雷動未越晨旋反汗追回二異也恩非誠恩併使人疑疾非誠疾若以天下為戲然亦史冊鮮見之事

初恩詔出中外欣然吏部李戴戶部陳蕖都御史溫純謀即日頒行而刑部蕭大亨謂釋繫例須再請翌日聖体平遂收回成命矣需者事之賊也蕭此着錯多少機會然內意

私獨喜蕭朱戴陳葉罷諸公各先後去

李三才疏攻四明謂聖心旋明復蔽繇一貫忌沈鯉朱賡每有論諫形己之短百計壞其成此不獨難為四明亦難為歸德山陰甚矣使二公何以自處孫居相又云故侍郎賈應元嘗以多金購一貫營謀起用時應元見在也得旨言官尚不知人生死何論情實亦可笑

尚書陳蕖稱疾杜門即推侍郎張養蒙代署直但事耳張不受疑陳託疾陷己遂致忌聲非復大臣舉動矣張陳同逐去啟適世卿易之處分猶頗得體

户部吏書夫皂工食及一應修署磚瓦木料舊取給于京通倉
役因藉口脧削各旗甲莫償所費至趙世卿始行題革礼部
歡累亦頼李文節竭省為多其不雅者無堂司出入供具酒
榼俱教坊司辦沿久難盡哉

南企仲以奉詔遷留覲切冢臣司寇故自正論叢經降處而給
事張鳳翔輒訐其家居徵幭事謂前疏有為而發傷僚寀
之誼答人主疑士大夫之心其斯言也夫

譏陳大科者謂其才雖足集事儉不足佐廉列歷皆枝羅統
每食少陳水陸務會極懸裹所見聞郎其操履可知抑亦

承平邊風權邊節度使秦華本色

馮時可於吾閩戴制府燿陳中丞用賓咸云操守未玷不至如物論所譏但戴性寬叢神易借陳好大喜功累於自用暗於知人耳猶為近情之論聞之余交濵門宮諭曰中丞意欲結暹羅通緬郡邑其地亦雄心也

貢夷給賞鈔候領稽期既領無所用之轉賣與人奸人用平價收買納官仍獲厚直郭正域在禮部每塊議折賞銅錢二十文夷沾實惠免守候困奸民無所貿利省冒濫費不貲按鈔法難行郎夷人業若之矣

郭正域議奪謚者四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改謚者一人陳瓚事竟難行其毛伯溫張元禎郭希顏三人在疑似間似矣乃至訾劉臺曰因邀功被論先發制人是明為江陵報仇也不懼然有冤責乎

楚宗疏初到通政沈子木遲回未上不妨慎重及既得旨部覆行撫按勘問亦屬正理但通政匿疏不宜傳出政府意而四明亦業票依部覆何恨之江夏遽彈況正值楚王行金時乎蹤跡滋疑至江夏實同居楚城法宜引避任德任怨俱所不免惜少此一段斟酌耳

楚王以郭正域務其禮單疏自理謂郭舊隸本藩素嫌隙又連姻宗室華越等許奏屬陰使之時郭已回籍李廷機力為辨雪云正域之遠嫌之明有好盡之累始咻於衆甚曾不三思既激於群猜復多一疏辭亦詳婉

郭李二公在禮部最加意宗藩朝到夕覆惟恐吏胥輩陰有需勒儀郎蔡獻臣云無題無封實緣得之者比比豈二公過於自信亦有墮人雲霧中者乎從來堂畨少按司呈任一意直行不得率屬故未易易

李三才以淮撫被言候代諭三載補傳考滿異哉同時閩撫

全學會侯亦久滇撫陳用賓至两經大計料拾不動章奏留
中之數至是而極毒各瀆決得罪去
趙可懷既撫閩撫保入為少司空仍出撫楚卒死於楚宗之手
豈非命耶天欲稔楚宗之惡益其毒血會參達禍生望表
非獲智力所幾矣視張文錦差類
自楚宗假王之訐不售激為叔貢憤而變撫卒之駢首就戮真
一時殺運史學遷疏云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居功以
恩豪若梁雲龍胡心得輩皆別有抒撥說甚長頗為訟冤
其後請罪宗因繫久得釋賴葉福唐力葉猶慮四明意不

悅特貽書慰解之

楚宗案久定且植梧拔巡撫之時林秉漢乃爲代雪其枉仍請
勘問太遠於事情宜其謫也却以是寬錢夢皐察處更留
供職則舛錯甚矣先是夢皐外轉傳四明有疏留之尚無確
據此舉殆難爲解

楊元祥爲褎發太宰孫嵩冠登史館性疎暢喜謔同年嘗偕送
葛諭討喪出都謾言今送葛居次則逼逼重煩車馬矣果
不踰月卒若讖然楊是夜尚與客飲飲客去驟逝傳爲婦
悍酷致然太都晉內政特奇

禮部覆重經術疏奉旨仙佛原是異道宜在山林獨修有尋好尚的任辭官自便去時如黄輝袁宗道陶望齡王爾康之屬咸好佛持齋咸講無生之學旨默示譏抑學道當入深山亦正論也未幾諸賢各請急歸

陶望齡寄其弟書曰李卓吾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官也又云南京敕刊之場中間大儒老學以崇正闢邪自任者尤多恐史放卓老不下陶語不知何指總既爲出世入不應仍汩之塵網中

妖書發於癸卯仲冬輔臣朱賡晨獲之宅門外爲刻成書册

外題國本攸關內題續憂危竑議未書都給事中項應祥御史喬應甲姓名爭疏詆怪逆臣列名者文則王世揚孫瑋李汶張養志武則王之禎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內臣則陳矩輔臣則沈一貫朱賡而獨不及沈鯉旨嚴緝主名因牽及周嘉慶沈令譽胡化郭正域王士麒于玉立僧達觀等正域鯉危甚賴陳矩為力持之卒以一皦生光結局亦未審果得情否也

有憂危竑議因有續憂危竑議倘張位戴士衡未去禍難測矣議中以鄭福成為名前跋閨範圖說者說名朱東吉各有深意至云用輔臣朱賡賡者更也為山陰欲易儲之證亦誠妖矣

末言蛟門公陰賊有右鄭左王之意明指四明或云郎出四明手者恐無是理

妖書既坐皦生光無異辭數年後漸傳為文華殿中書永嘉趙士楨作趙瀕死生光屢見形索命當會鞫日御史沈楷聲色厲未幾病亦若有物又御史余懋衡奉佛素謹衆中大言曰非夢觀世音菩薩說妖書不是皦生光作的大家掩口 神廟聞亦笑之李文節最推重沈

甲辰會試主考序應沈歸德沈堅辭因改命朱山陰世以是高沈特妖書局未結沈亦實在辰執中 神廟嘗批陳矩

秦二輔堅見此本忘麼說汝可訪来業為蛮語邪勤矣見沈
致疑有自非盡數同爭嫌

沈歸德於閤中供設天聖聰牌位入則禱之明使忌諱倩為
祠況妖書起獨無姓名求免疑謗得乎既賜歸後有請其穿
紅蟒衣潛往看過墻者跡危甚大臣一言動禍福攸關前陸
五臺之南司空任阻漯潞河偶赴薊督張佳胤招亦被糺劾
信乎樞機之不可不慎也

紫達觀和尚者謂近有大臣雅負望身止一子緣崇信流僧
祝髮從遊父後竟不奔喪語不知誰指時縉紳多佞佛譏達

覲或行參拜禮尚書陵平泉五臺二公並酬禪悅之味為之
倡流風愈熾溯源自二陸始
李贄之才真可以鼓動海內所以焦竑劉東星馬經綸諸賢
咸為流連而見贄之行不至於殺其身不止卒隕於張問達
之手自其報也聞張疏出蔡毅中筆吾鄉李文節持論素
嚴頗亦不以是病贄在薊邸中
歲值朝覲傳 神廟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
卿李廷機二人閉門不與外吏交接真聖鑒也平生砥礪廉
其得士後雖謗議喧然究無敢苞苴污之者但強坐之曰

稿曰雖而已未幾遂論定矣

方沆歸德困妖書事李文節數過存之密詢去就且云三十年相知毋拘套數卷老先生只當求去李詞本少[illegible]曲式謙之謂溪方附四明欲殺公位歸德意微動一日詞稍齊見四明唐抑所倡言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李默然比歸德去竟無一札自明於是愈有意外疑矣李亦太老實動期人於形迹之外猶三代遺

趙世卿以司農某會糧差濫註上考後察知其誤疏自劾旨嘉世卿心平無成心意其時少物議沸騰雖終撓姑借

是自解耳似非人情所難
管倉場侍郎謝杰以九年考滿陞戶部尚書噫今有侍郎考
九年滿例乎不旋踵擢矣稽耿定力之為南操江亦以九
年滿陞右副都御史絕無近躐沿積薪歎
姚文蔚繇都給事中例轉參政久不疏自請補外旨以逃諫為
褒許推補姚故為都御史溫純顯斜不自安因有此請而亦
賢于承清戴夢皐輩遠矣時科道處例轉疏屢留中頃
言滋起
予溫純致仕錢夢皐鍾兆斗各養病去中外鼓舞稱聖斷其、

必勤溫純部去視四明歸德同日允歸事同觀四明歸准給假調理病痊召用旨殊溫歸德直致仕已耳抑與寧闕損益不有王山陰遣罷例予

楊太宰巍好阿執政迎導溫御史大夫純好忤執政迎戇各行所志誌溫墓者以關西風氣剛勁三原予有於覽山當平柄鑿於新建而溫復與四明左目為秦風亦近之秦中後名繼憲如李涇陽世達馮長安從吾二公並卓然乎風塵之表尚有典型餘澌泯靡矣

沈文恭有言每見世仕宦不得志者沒後誌狀未嘗不以忤時

宰為詞時宰不能重人生能重人死而李文節亦云近世君子除刼建言别無人品而其所建言除刼閣臣别無題目觧嘲激情亦近似恫乎其有餘悲

沈四明歸過呉門諸者謂中王二公迎之江滸與偕遊普陀叢盤桓十數日始别密謀為復起地余意呉門衡遜閣體舊誼將使二公不敢出一步近一客得無太苛繩乎其後朱山陰赴召太倉僅馳書迓之援前事為戒當日人情之不美極矣

趙濲陽後繼沈四明又繼朱山陰皆浙産𪧐有傳燈之疑或云王文肅未免嵩矢即吾邑李文節亦在議中數十年門户

葛蕃寔妻緣是鄧南皐為朱行狀曰為相難以紹興繼寧波相則又難嚏詛獨紹興哉

吏部垣連用浙陳三謨陳與郊陳治則三人特以陳々相因為諸詳治則無他罪過乎々耳非前二陳比亦坐廢錮蓋自四明去入咸指浙為口實摩厲赴之所以閒意實憤然有欲斷浙脉之揭也

朱文懿賡以其子敬循擢右通政具揭辯困言陪推衛承芳為臣同年四十年制科最稱恬退不宜使後生小子躐居丈執之前得旨嘉獎朱敬循仍原職衛承芳優擬來用亦舉猶

有古大臣畏議遺美

時々户外。羅無對業之宼家。日々衙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此朱

文懿請停礦稅語也翰臣道主格君以實不以文況文言之

尚爾格々乎然前文實工誦堪隕涕

乙巳冬以元孫誕生上聖嵌號詔停礦稅下一二諫讀推陞疏

速適歡傳比之日月之更初部擬元孫生母為皇太子嬪貮

夫人上自攷大明集禮定稱為才人同賜閣部集禮書各一

冊越年曹學程亦蒙釋歸

初 嘉廟生東宮是 年老宮人崇德 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倘

意不自安於星月之下獨步徬徨比報達始慰宮闈事體多端視外廷殊闊　世宗晚諱言儲貳　神廟生至兩月尚未剪髮賴司禮黃錦為宛轉何間有喜色始敢以得皇孫聞蓋非凡情所能測者矣

謂神廟初無易儲意但不欲臣下沽之為名耳說亦似然不幸微有其迹矣噫意難窺而迹易見動使人舍迹原意得乎觀其諭輔臣曰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辦危甚使東郎何以自安

册立後特馳諭舊輔王錫爵為宿訂其成然王　母喪所聘

邱特隆踰溢常格知别有隱動于中者詩云不可使得罪于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殆正為菸日詠所以余於中膺獲
上信交之指吾有微疑
給事王元翰劾滇撫郭子章嘗著婦寺論謂人主當與外廷
隔絕惟一意親宦官妾乃相宜耳罪可斬余意非人情郭
郎紙謬停至是耶或故為反語當覓其全論觀之元翰
日詬厲王李壽負甚察故非端士
神廟中年章疏多不發票、矣或不批紅批紅矣或不發行
已發行矣或仍追回如丁未計典業属揭特奇畧理忽改

俞趙世卿楊哥踈甚疏解旨以非誤發批紅文書旋即收回
為解然傷國体甚矣見聖主之惓、俞趙也時廷議最齮齕
趙李而內意殊屬優眷紛紜
江撫許弘綱遷外艱薦陞長庚王佐自代不候命徑歸部擬服
闋日降一級調外稽嘉靖中有服裏巡撫不拘候代之議然
已經隆慶初釐正無徑歸法緣當時得旨甚難有候代至
數年如金學曾李三才其入者始胃罪出此時論亦共寬
之後起至左副都御史
萬曆丁未春朝房燬呂邦耀疏云唐貞元末尚書省火唐

祚国之不振宋靖康初尚書省及各部公署火宋室国之
式微其秋陵樓焚陵道橋梁決又妖蟲蝕樹趙世卿亦引唐
宋爭為戒云晨鷄未北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翬雉之
枋題預墜並援據精切

丁未會試主考楊道賓黃汝良知貢舉李廷機同考領房
黃國鼎是科武闈主考林堯俞史繼偕督闈座也而五為
晉江人為吾邑詞林之盛蔚為極致

枚卜議起邑李楊黃三公並膺次有援包拯王安石爭識李
者黃亦枚詢獨於楊無異辭時有一晉江宮兩晉江之謠

廷推日幾如聚訟賴少宰揚時喬司農趙世卿力揚李俱列
名推疏中明著其說亦變體也卒點用于東阿葉福唐及李
三人知聖意默定久矣
先奉有朕連日恭默正思故卜得人之旨衆疑恭默本說命篇
中語或旨從內出仍如蘭溪新建故事予闇鰓之慮及具揭
請然卒付廷推則知亦揣摩之過
會推七人李文節名列第六朱文懿受人指使具揭求只將五
名內點用勿悮大典其非朱意中人明矣緣文節黃發素性
從來事朱甚睦又夙從沈四明教習有師生誼往來跡或有之

謗以是不可解遂無寧日

四明閣詰李文節翰林官只消房內打了半晚足矣無孥無
奮文曰趙大洲老師一箇硬頭子也渾相意以陰擬也李默
然可見受知有素而葉福唐則 以癸未庶吉士 散館閣留
葉出吳龍徵吳會試出四明門因不為所喜屢徙而南兩
入源妄差池狀亦可想見

熙用李文節葉非廷議所喜優特起王太倉為首蓋喟然衆
眷有為人其如天何卒之異論煩生李既遜荒王亦愁隕
毫不得其一日之用天亦無如人何也時須得 世廟初年

霹靂手庶賁弾壓非一味含容所勝

如萬曆之季九閽深隔三殿屢闕野多遺賢朝有倖位諸臣既
廢請久廖斷春明疑有默阻之者而異變之間後、未免沙異
同為愛憎時露形迹彼此猜嫌遂至牢不可破方婁江再被
命頓涇陽貽之落言蘇言二書祠亦猶激云怪錫山之根婁，
江也特甚不審何故

讀王辰玉所答錫山東云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
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足
之語亦近情時諸輔屢自鳴有密揭求起廢請者數矣頓

跡闕難明外庭莫肯信者加以宮闈異意枯菀殊形題目愈奇撰鑄日險其不至激為玄黃之傷如天啓末年爭不止也誰生厲階談之可為扵邑

王太倉晚以密揭參語焦倚閣姑云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題識即如王文恪勸學勤政之箴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摘其非者焦素熟國朝舊事頗善解嘲其不為物論所歸亦那坐是

朱山陰暮年屢經詬誶欝欝卒亦自可憐而顧士琦疏云天作國家奸慶忽隨是何言豈仁人所忍出口乎頓屬今吾邑

本李文節門人也力攻李品行可知

鄭振先疏稱據地中有過去見在未來之說太尖刻殊傷元氣其子庶吉士鄤後亦以抗疏得名卒被禍慘毘陵人譏醜之戮不可聞恐亦犂舌之報

于文懿赴召甫見朝病卒竟未一履閣任也其人學問才識俱佳渾厚當國必有可觀者既與太倉山陰先後沒晉江復被言歸居於是福唐寔元輔柄政實本在數人之後躐跨其上禍福之來疑若或驅使其間

宋纁之遺朱山陰書云浮世電光幻身泡影如戲局一散而塗

眉畫面畫洗鉛華如獵場乍休而猛犬惡鷹都消怒氣此
無忿惡語也郝近稗撰惟於來本色非肖來自長厚入怪
言者以張古神奸誣之公論謂何
自四明去而郭江夏之望愈重群推轂之頌於朝端有所驅
除綦獻臣疏云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蓋引
前輩王恭贊劾江陵之語加危警爲蔡故郭禮部舊爲議
偶相左疏出得憾深卒以之僨蹇於時
郭文毅所爭楚王真假作何定論余以庚午較楚闈試例謁
王去矣敘淡業二十餘載而所覩汝陽胥守猶靡然也以

比於堙澤之吟以無膺楢理傳郭臨汝學城隍神約期交代又有云枝武昌漢陽二城隍追攝甚者若要郭如此氣繫自合從精靈神道中來

逆按湖廣史記事道諭最甚宗耕戮時桓陵地震連日戮後各家竈釜皆有篆文為冤氣致然總諸宗宜以撘貢殺撫罪誅強坐大逆未免反濫之口

朱文懿官文華殿大學士旬洪熙中擢謹以孝行稱是官二百餘年僅朱丹見亦奇士也按文華武英並殿名今武英例得結銜獨嚴重文華朱懿閣進殿之際皆御筆所偶加予不

然無許越秩體
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雖禮部職掌皆傳奉特旨行之無
敢輒趣請者有微意沱龍江既書及之於意沱識難膠執泐
處世廟景王事可爲比如萬曆末遣請福王之國者何嘗
章滿公車竟遲之上傳得手
三殿災百僚各捐俸助工南冢宰曾同亨曰國雖詘何至剗
臣子常祿且非所以為名也獨上不聽瀕去留其金署中為
他役賢大臣識量終異
各部堂上官例赴各科畫本其後吏部揭發文大匙事訖吏

科與部堂齊列受賜開兵科尚仍遵行獨吏科啟鍾羽正猶以為請大抵部科中恒有典例典為成規例須參酌各因時施動以久遠爭責人亦難

劉

劉濂與鄧元標論易曰易之道在復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歎其強陽歸於撫有故曰剛反則亨元標亦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心為君〻為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也二說俱有味從真心體認中來

瞿

瞿大僕汝稷格物訓云儀禮鄉射大射篇三耦所應止之所

名為物射有三耦、九三人上中下耦各止其物射三耦六人猶易三才六位禮言有物又仁人孝子不過乎物毛傳屠蒯曰君之容非其物也晏子曰積之善物為絮文有寺故曰物求子辨去古人占卦或有物名物是列貴賤別尊卑的今之矣以物名物猶以道路之道名道衢術之術名術玉石之理名理屋脊之極名極行約之節名節累蒸之仁名仁自明禮廢物之名鮮知者故格物之釋紛如按此亦一見可參訓詁

范懫為淮安守剛毅廉能有趙廣漢張敞之風陶望齡誌甚佳彷彿班范望齡父承學守徽州多善政孫鑛書其事亦

群良吏文入往〻捐發

耿尚書定向嘗語鄉里後進曰曩與龔用卿同事終年惟一縑衣同官戴為破曰冠婚喪祭春夏秋冬閒者哭之今無此光景矣用卿龔方伯大器字

吏侍楊侍喬洗贈吏部尚書謚端潔吏部尚書焉不以贈端潔謚亦褒揚品行雅稱無忝

以上壹百五十條